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大陸體育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311 版面 四版

倒不如這樣說：在十個中國人當中，有兩三個人曾經——是曾經，參加過體育活動。那是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早期的某個環節，例如在校園裡。中國人一旦當了爸爸媽媽或者當了幹部的什麼的，就極少再去蹦蹦跳跳，因為那樣會讓人認為不穩重。那毛手毛腳的樣子顯得很不深沈，當然會影響到他今後的晉升。中國文化深層的東西要緊的是精神修練，氣理平和，吃虧讓人，不偏不倚，誰叫你到運動場上爭強鬥勇大呼小叫去啦？在任何一座莊嚴肅穆的省、市、縣執政大樓裡，你倘想生存下去，必須使自己渾身上下也莊嚴肅穆起來，例如最早是中山裝，灰的或藍的，打風紀扣一直到袖口，馬馬虎虎就不大順眼。即使趕時髦穿上了西裝，那也要把扣子扣好，敞胸露懷是不妥的。假如你年輕的生命本體在那硬殼服裝裡時產生一種衝動或者想借助於體育運動來表現自己宣洩精力，那你一定會由於被困在那僵死的氛圍中而時時控制你自己。沒看過舊戲嗎，大堂上衙役手中的牌子上是兩個啥字？一個唸肅，一個唸靜，合起來是一個詞組，唸肅靜。

悉知一九八七年獲電視體育知識競賽前十名的選手，其中竟無一人是親身投入體育運動的，全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把式，紙上談兵而已。當幾位參加決賽的青年人輪到投標和打門球的實際操作時，他們所表現出的實際體育能力幾乎等於零。當比賽主持人問他們什麼是排球比賽站位中的位置傾倒、排球比賽為什麼要採用十五分制時，他們面面相覷，無言以對。這些體育迷中的佼佼者，原來只是愛聊、愛看、愛評，惟獨不愛動的。「迷」在哪裏？在屏幕前，在球場外。天橋把式，光說不練。

我們有三億體育人口一說，實在靠不住。這裡要思考的是更深更廣的東西。還說體育人口，姑按中國經常參加體育活動的人數確是三億，也還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而西德體育人口為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國佔百分之六十四；挪威佔百分之六十七；加拿大佔百分之五十九……就拿中國的強項舉重來說，連專業業餘一古腦加上，不過兩三千人，而蘇聯舉重運動員的人數達四十萬到四十五萬人，經常保持的世界紀錄在十五項左右。誰能想到，他們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奧運會上兩度蟬聯重量級冠軍的選手，竟是一位專業作家——列昂尼德·扎鮑金斯基。

英國和瑞典的女子足球都在十萬人以上，西德達到四十萬人，美國超過一百萬人，而我們的普通勞動婦女中，有幾個踢足球的？男子足球就更不好，蘇聯在不到三億人口中，擁有四百五十萬足球運動員；西德在六千多萬人口中，就有四百二十萬足球運動員，平均每十五位居民中就有一人；羅馬尼亞僅有兩千萬人口，就有十六萬人踢足球。這樣一個

小國，派出一支「希望」隊，在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以一比〇擊敗了堂堂大國的中國二隊，取得了長城杯和三菱國際足球錦標賽的決賽權。順便說一句，諸國如此衆多的運動員可不是像我們似的吃官飯拿官餉的，是民間自辦或院校學生隊，與我們絕非可比。

馬拉松運動。僅有二百萬人口的新加坡，竟有上萬人參加馬拉松大賽。美國和日本也常常是上萬人參加、數百萬觀戰。我們呢？不過是幾十人、百人跑跑，觀眾也不踴躍。人口居全國首位的四川省，一九八一年在全國馬拉松比賽中竟沒有一人參加。人口居全國第二位的山東省，曾一連好多年沒有舉辦過馬拉松比賽。

我們的整個社會體育水平、社會團體對運動競賽的組織能力，也非常低。絕大多數國家參加世界性大賽的選手是真正的業餘，直接來自院校或各自的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

強

國

夢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内幕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29

謀生崗位，像劉易士、摩斯等超級明星就是學生。我們呢？對外長期保密，不想讓人家知道選手的底細——官辦專業隊，打世界杯是這幫人，打奧運會還是這幫人。其實，公開的「秘密」而已，女人懷了孩子衣服是蓋不住的。由社會上自己組織較大的運動競賽，我們幾乎辦不到，而第二十三屆奧運會的組織，完全是由私人承辦的，這差距不大？

在發達國家，「韃靼」——橡膠質地的田徑場已是很普遍的設施了，在美國連中學裡都具備，而在我們這裡，全中國加起來還不到十個。大部份中國人甬說在上面跑，怕是連見也沒見過呢。

在第二十三屆奧運會前後，中國的游泳池計有一千三百九十四個，屬於中小學的室內池全中國只有一個。而蘇聯具備四十二個游泳池中心，外加兩千多個游泳池；法國的游泳池達到四千六百二十六個；

西德達到六千五百個；日本更可觀，竟有三萬一千個游泳池！以上這些，還不算為數不詳的私人游泳池在內。

一個擁有兩千五百六十六個市縣的堂堂中國，到一九八二年，才僅僅有十一個市縣達到了建有「兩場」（體育場和帶看台的燈光球場）、一池（游泳池）、一房（健身房）的起碼要求，到一九八五年，才增加到八十四個縣市具備這「兩場一池一房」。而山西省達到此標準的，連一個縣市都沒有。更有三十六個縣乾脆是一片空白——沒有一片活動場地！相當多的中學在公路上進行體育訓練，某縣

的兩名學生在訓練中被汽車撞死，慘不忍睹；河北省有六十六個縣沒有標準場地，有二十二個縣也是一片空白，什麼場地也沒有。

北京不是好一點兒？首都嘛。不，在四個城區的四百七十一所中小學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沒有體育場地。八百萬人口的北京市，合三十萬人擠一處體育設施。而東隣日本，平均每兩千六百八人即有一座運動場，每三千二百人即有一座體育館，幾乎是北京的一百倍。得，咱中華民族，大夥兒也只會一堆窩在家裡，要麼打麻將，要麼「砍大山」。

據說，打麻將還真減肥！

從全國平均下來，每位中國人僅有運動場地零點二二平方米，比東德少十八倍，比美國少六十倍。零點二二！能幹嘛？連站樁都不够。

金牌儘管好看，卻實在無法帶動民眾練起來。我們的全國工人運動會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居然中斷了三十個年頭！職工體育活動開展如何可見一斑。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三十六年間，我們沒有舉辦過一屆全國青年年運動會。全國農民田徑運動會，也是一九八五年才舉辦第一屆。工人、青少年、農民這三個事關重大的運動會，都是在黨中央於一九八四年十月發出《關於進一步發展體育運動的通知》以後，才於次年舉辦的。

有人說，哈也甬怨，只因咱中國太窮。是，沒錯兒，是窮些。不過，錢不多是真的，而有點兒錢就瞎折騰，不重視全民體育投資，也是真的。長期以來，我國體育投資同國民經濟的比例嚴重失調，到一九八二年為止，體育基建投資僅佔國家基建總投資的百分之零點零幾，又拿什麼去發展各種體育設施？而體育事業費，也僅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百分之零點一六，人均一毛錢。瑞士，這個比例數為百分之四點三，人均九十五元，東德為百分之三點六，人均二百多元。據四川省體委在一九八四年組織聯合調查發現，有着一十一萬農村人口的溫江縣，用於農村的體育經費僅僅兩千六百元，人均只有一分二厘四。這還算不賴，倍陵地區農村人口五百五十萬，用於農村的體育經費僅三萬元，人均半分錢即五厘五。試想，倘將一隻籃球算做四十元的整數，那麼，多少人才能夠買得起一隻？——七百人。即使按照我們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增加人均體育經費四毛錢計算，日本的仍比我們高五十倍，東德比我們高五百倍，蘇聯比我們高出六百倍。中國體育「熱」得起來麼？

然而就這四毛錢，到頭來也不剩多少服務於群眾。要知道養活一個省級專業運動員，最少需要兩萬元，一個國家隊員最少要四萬，一個縣全年的體育經費也養不起這麼一位，可要是沒了他們，靠什麼去奪金牌給中國人長臉？